



冉冉浮生

「台湾熟爱言情季」此情可待系列

沈亚 作品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沈亚
作品

冉冉浮生

「台湾熟爱言情季」此情可待系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冉冉浮生 / 沈亚著. —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
2014.3

(台湾热爱言情季)

ISBN 978-7-5399-6080-7

I. ①冉… II. ①沈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

书 名 冉冉浮生

著 者 沈 亚

责任编辑 姚 丽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4.875

字 数 100 千字

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6080-7

定 价 16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她从来没有改掉跌倒的“习惯”，
她仍然在跌倒、摔跤、弄翻某些物品、
打碎某种东西，只不过是另外一种方式。

第一章

记忆中，她似乎总是在摔跤，总是跌得头破血流的，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是这样了。

大人们每每拿出以前的相簿笑着对她说：你小时候总是在跌倒，撞到墙壁或是被桌子、椅子绊倒，我们一不留神，你就摔得鼻青脸肿的。

而旖欢——她的双胞胎姐姐却总是干干净净、清清爽爽的，旖欢似乎从来不会跌倒。

相片中的她的确很少有张完整的面孔，不是有个黑眼圈就是跌破了皮、擦伤了脸。他们说那时候要分辨她和旖欢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察看她们哪一个身上有伤口，因为她几乎没有不受伤的时候。

旖欢总是安安静静地坐着，甜甜蜜蜜地微笑着；旖欢不会摔跤，不会跌倒，更不会莫名其妙地去撞上某个明明就在那里的椅子或桌子。

记忆中母亲每次看到她身上的伤痕总是摇摇头，无可奈何地问她：你没长眼睛吗？

在家里打破茶杯、摔破碗盘、砸碎窗户的人总是她。

有一次她义愤填膺地责问旖欢：为什么每次都是我？为什么你不会跌倒？为什么你不会打破玻璃？为什么椅子看到你都会闪开？

旖欢傻傻地看着她，愣愣地摇摇头回答：因为我都有看到啊！

很多年以后，旖欢在一次车祸中失去了她的眼睛，她再也看不到了！当她到医院去看她的时候，旖欢悲惨地微笑着说：没想到我们家终究还是有一个看不到……终究还是会有人跌倒，以前是你，现在是我。

可是——其实她从来没有改掉跌倒的“习惯”，她仍然在跌倒、摔跤、弄翻某些物品、打碎某种东西，只不过是另外一种方式。

* * *

电话铃响了很久很久以后，终于不甘地安静下来；她静静地坐在电话的旁边，一动也不动地仰望着天花板；那里有一盏美丽非凡的琉璃灯，是J. T送给她的礼物，他说他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才完成的，本来是打算在自己“结婚”的时候用的——

可惜他还来不及等到自己“结婚”便过世了。J. T是个同性恋，他们真的打算“结婚”的！谁知道却晴天霹雳地收到了死神所送的“贺礼”！

J. T 等不到自己“结婚”的那一天，他甚至不愿意等到自己真的再也没有希望的那一天——他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。

琉璃灯在她的小房间里闪动着七彩绚丽的光芒，像极了 J. T 活着时候的那一脸灿烂的笑意。

J. T 喜欢窝在她的小斗室里和她闲磕牙。他总是笑着说：张旖旎，你是我所见过最病态的女人！问题是，我也是我所见过最病态的男人！可惜我太晚遇见你了，要不然我们简直是天生的一对！

J. T 是个极漂亮的男人，是那种连一丝脂粉气都没有的漂亮，他是个模特儿，同时更是个杰出的艺术家——他所做的琉璃饰品可以放到博物馆去展览。可是 J. T 说他做的是不卖的艺术品，他说世界上可以买卖的一切都是商品。

这就是 J. T。

J. T 死了，感觉上像是又死了一个双胞胎一样，同样的痛楚活生生、血淋淋地再来一次！

电话铃又响了起来，坚决而固执地敲击着她脆弱的脑神经！

一声、两声……二十二声！

“你到底要干什么？”她忍无可忍地拿起话筒咆哮：“难道你折磨我折磨得还嫌不够？难道到了现在你还不肯放过我吗？”

线路的另一端悄无声息，他只是静静地拿着话筒半句话也不说。

她真的受够了！

旖旎气急败坏地喘息着大吼：“我这辈子！下辈子！下下辈子都不要再听到你的声音！不要再见到你的人！你听懂了没有？结束了！永远永远结束了！你滚离我远一点！”

她猛力摔上话筒，躺在沙发上瞪着那盏美丽的琉璃灯——

居然连半滴泪水都流不出来！

耳畔似乎听到 J. T 那时候摇着头所说的一句话：旖馆，你这个女人要不就多愁善感到无可救药，要不就冷血无情到该下十八层地狱！

就像旖欢所说的一样，旖欢说：馆，为什么你总是学不会走中间？

呵！

走中间会被撞死！走旁边会跌死！这个世界真的有她可以走的路吗？

* * *

张旖馆的美丽是有目共睹的，她高挑匀称的身材和那张轮廓分明得近乎冷艳的面孔，会令所有的男人舍不得移开视线！

有人说像旖馆这样的女人，是所有男人梦寐以求的最佳情人！她聪明、富有才气、经济独立、个性独立，在各方面都恰如其分地符合了一个最佳情人的条件。

在她那小小的工作室里，每天所经手的设计费用高达六位数，在珠宝设计这一行里她是顶尖的设计者和经纪人，不管经济景气与否，总是有人会将钱送进她那间不过二十坪大的工作室中。

而旖馆最爱说的口头禅便是：呵！呵！这就是人生！

拥有了顶尖的设计师、绝佳的名气和顾客群，就等于拥有了源源不绝的财富。

“金钱”——一种没有了它生活不会快乐，可是有了它却也不见得能买到快乐的东西。

在走过二十多年的人生路程之后，真的不知道是这个世界改变了她？还是她终于学会了向这个世界无奈地妥协？！

套一句她最爱说的话：呵！呵！这就是人生！

过去那个视金钱如阿堵物的张旖信呢？是在金钱和理想之间摆荡着失去了理智？或是根本已经消失在茫茫的回忆之中再也不复见？

她不知道——或者该说：她早已不想知道。

小工作室中今天来了三个设计师。在张旖信的观念里，会准时上班的设计者不见得是最好的设计者，能准时交件送出最完美作品的才是。所以她从来不要求她的设计师们必须准时上班，或者该说她根本不要求他们必须上班。对她来说，员工素质的好坏完全建立在作品上，至于他们喜不喜欢到公司来则完全无关紧要，因而她所得到的自然是最好的设计者和一群最好的朋友。

而今天见到她的三位设计师，正好是她最亲近的朋友，从她打开门的那一刻起，他们就都知道了她今天恐怕不会有好心情。

由她那张疲惫而忧郁的脸上便可以清楚地看到。

旖信很少谈起她的私生活，甚至可以说是从来不谈。不管她遇到什么样的事都不会由她的口中说出来，就算你严加拷问，所得到的也只会是轻描淡写的几句：我姐姐过世了，我最好的朋友过世了，昨天被电话吵了一夜……然后呢？呵！在张旖信的嘴里从来不会有“然后”。

美丽、神秘、拥有许多关心却又从来不允许别人关心的张旖信。

他们静静地交换了忧心的眼神，旖信总是将所有的心事放在

她的内心深处。

她总是将自己保护得像座密不透风的城堡，而那樣的城堡一旦倒塌会变成什么样子，谁也不知道。

“旖旎，刚刚阿 M 打过电话来找你，他的声音听起来不太好。”方毅柔——她最佳的左右手之一轻轻地说着：“我想，你最好回个电话给他。”

“有没有说是什么事？”她疲惫地揉揉一夜未眠的眼睛叹口气问道。

“没有。”

“阿 M 太依赖你了，自从 J. T 死了之后他一直是这样的，我觉得这样不好。”KK 摇摇头咕哝着：“你总不能这样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守在他的身边吧？好像守着一颗不定时的炸弹一样！”

“没关系……”她淡淡地笑了笑，笑容中包含了太多的无奈。“我知道你们是关心我。”她说道，一面拿起话筒拨通了阿 M 的号码——那个她早已熟悉却又心痛的号码。“喂？”

接电话的是个陌生男子的声音，她不由得蹙起了眉：“阿 M 在吗？”

“你是张旖旎？”对方的声音听起来有种松了口气的感觉，“他现在在浴室。”

“你是哪位？”

“我是他的朋友。”

“朋友？！”J. T 死了不到一个月！

“不是那种朋友！”对方似乎可以看到她脸上的表情似的连忙辩解，“我是他的上司，他今天打电话到公司请假的时候口气听起

来不太对，我怕他会出事，所以才过来看看他的……”他停顿了一会儿。“他好像进去太久了，我先去看看，你不要挂电话。”

旖偕握着话筒的手不由得紧了一下，阿 M 的情绪一直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，万一——话筒的另一端传来敲门的声音，隐隐约约似乎可以听到那个男人敲着浴室的门在大叫，接着便是猛烈的撞击声！

旖偕的脸色大变：“喂？喂？喂？什么事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你说话啊！阿 M！阿 M！”

“他自杀了！你快过来！我送他到医院去，你到医院等我！”

“哪家医院？喂？哪家医院啊？”旖偕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大叫着：“喂？”电话已经挂断了！

“怎么回事？”工作室里的人全围了过来。“是不是阿 M 出事了？”

“哪家医院最靠近 J. T 的家？”旖偕焦急地抓起皮包。“啊？哪一家啊？”

“仁爱医院吧！”

她立刻冲出门口，同时回头大叫着：“我带着行动电话，如果对方打电话过来，叫他打行动电话给我！”

“知道了！你快去吧！”毅柔不由分说地将她推出门。

“我不是故意要诅咒他的……”KK 愧疚地垂下眼，“我只是……”

“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”毅柔无奈地叹息，“阿 M 失去了 J. T，会有这种行为也是想象得到的。如果 J. T 是我的男朋友，我也会不想活。”

“爱情的力量真可怕。”KK 静静地苦笑。“虽然我和他们不熟，

可是……万一阿 M 再有个三长两短，那旖旎……”

“别瞎说了！”毅柔连忙轻叱。如果连阿 M 都死了，那旖旎——她真不敢想象那种情况！

* * *

塞车塞车！为什么台北市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塞车？！

她咬牙切齿地猛按喇叭，此时此刻哪还顾得了什么风度不风度的！只要可以让前方的车子快点移动，就算有人骂她是泼妇也无所谓了！

“该死的！你快点行不行？！”她大骂着，眼角却瞥见旁边车道上有辆黑色轿车，心跳居然漏跳了一拍。

前方的车阵移动了几公分，她注视着那辆轿车，几乎瘫痪在驾驶座上！

那不过是辆和“他”有着同样型号的车子罢了！

她踩下油门，险些撞上前方的车子，一个紧急煞车，后方的车子立刻喇叭声大作。

旖旎背靠着驾驶座，忍不住闭上了眼睛——

这样逃亡的生涯还要再过多久？

真的逃得掉吗？只不过是一辆有着相同型号的车子，便立刻让她方寸大乱，如果对方真的出现在她的面前，她又将如何应对？！

她觉得自己像个囚犯——一个关在自己内心深处无处可逃的囚犯！

自由仿佛只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，只要她对他的爱情一天不死，她就得不到真正的自由。

行动电话的声音猛然响了起来，她不假思索地接起电话。

“喂？”

对方沉默了三秒钟。“我——”

她立刻挂上电话，同时将电源毫不留情地关上。

车子的方向盘猛然一转钻出车阵，险象环生地开在逆向的车道上。

“你找死啊！”迎面而来的卡车驾驶朝她破口大骂。

如果真的注定要死在这个地方那就死吧！

张旖倌红了眼不要命地往前冲——活着有什么意义？！

最爱的人一个个的死去，最爱的人一个个的离开身边，想逃逃不掉、想走走不了，想遗忘的却日复一日更加地清晰！

这样的折磨是上天的试练吗？还是因为她太过于懦弱？太过——她不想知道，现在就算知道了又有什么用？！

最恨的是——最恨的是即使一切可以重来一次，她仍然会做同样的选择。

* * *

“你终于来了！”

旖倌冲进医院的急诊处，一名高大的男子面带怒容地瞪视着她。“你公司的同事说你带着行动电话，为什么不开机？我打了几十通电话找你！”

旖倌焦急地抓住他的手。“等一下再骂我，阿 M 怎么样了？要不要紧？我找了两家医院才找到的！”

他还是瞪着她。“如果要等你来救命，他恐怕早已经完蛋了！”

旖倌松了口气，跌坐在医院的椅子上。“那就是说没事喽？还好……”

“医生现在正在观察。他割了腕，又吞了一大瓶安眠药，刚刚洗胃输血，现在人还在加护病房。”

“幸好你发现得早……”旖倌歉然地望着他。眼前的男子相当高大，就算她站着也得仰着头看他才成，那张粗犷的面孔上有着风霜刻画过的痕迹，他身上昂贵的西装显得凌乱，上面还有着阿 M 留下的血迹。“我会赔给你的。”

“什么？”他莫名其妙地看着她，顺着她的视线，才看到自己的衣服，他毫不在乎地挥挥手。“不用了。”

“当然要！”旖倌坚决地摇头。“阿 M 是我的责任，你救了他的命，我还没谢你呢！”

“责任？”他挑挑眉，竟笑了起来。“现在有人说这种话吗？阿 M 已经是个成年人了，我以为他早已过了需要监护人的年纪了。”

旖倌淡淡地看了他一眼。她向来不喜欢解释，对眼前的人当然更没那个必要。“我可以去看看他吗？”

他耸耸肩。“问医生才知道，我带你过去吧。”

“不用了，我想我们已经耽误了你太多的时间了，你一定很忙，我自己会去找医生的。”她微微一笑站了起来。“过几天我再好好谢谢你，现在起这里的一切我会自己处理的。”

“我不忙，而且阿 M 正好是我最重要的助手。”他说得毫无转圜的余地，还没等她反应过来，人已经往前走去。

旖倌错愕了三秒钟——

“你不来吗？”他回头。

又是一个不懂得“拒绝”的男人！

张旖偕涩涩一笑，或许她该改变对男人的观感了。这个世界上到底还有多少男人不懂得女人的“拒绝”？难道是全部？

* * *

“为什么不是我！”阿 M 的脸上有种绝望的悲伤，他苍白憔悴得几乎像个将死的病人。“为什么不是我？！”

旖偕轻轻握住他垂在床边无力的手，什么话也回答不出来。

为什么？

好深奥的问题，几乎天天有人问，天天有人无助地寻求答案——包括她在内。

阿 M 绝望无助地仰望着雪白色的天花板，他那个样子和他们当年第一次见面时完全不同——思念将他折磨得失去了神采、失去了生命力，甚至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消失殆尽！

爱情——只有一种样子，无论是男人对女人或男人对男人，根本没有差别！

“该死的不是 J. T，该死的是我！为什么不是我会是他？为什么？！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旖偕摇摇头，一颗心无助地纠结在一起。“可是我知道你现在这个样子如果让他知道了，他会很难过的！他那个人连别人感冒都不能忍受，更何况是你现在这个样子！”

“可是他也知道我没有他是活不下去的。”他静静地、无力地闭上眼睛。“可是他还是离开我了——他明明知道的——”

“阿 M，你不要这样——”她哽咽地握紧他的手。“我已经失去 J. T 了！如果你再离开我，那我怎么办？连一个朋友都没有了！看你这样我心里好难过！”

“我知道……”他睁开眼看着她，那眼里有不舍，却没有神采。“可是我真的受不了没有他的日子！我每天看着他睡过的床，他笑过、生气过的地方……”他的唇角淡淡地浮起了一丝笑意。“你知道他有多爱生气，一点点小事都可以让他暴跳如雷！有时候我会故意惹他生气，看他气得像个孩子似的……我会——”

“阿 M！”旖旎用力摇晃着他的手。“他已经死了！J. T 已经死了！不管你再怎么想念他，他都不会活过来的！你要接受这个事实！他死了！死了！”

阿 M 愣愣地半张着嘴，眼中的神采像潮水一样迅速退去，他轻轻地垂下眼帘，“死了……”

旖旎用力握紧他的手。“你搬来跟我一起住吧！我不要你一个人待在那个充满了回忆的地方，你搬到我家来好不好？”

“搬去和你一起住？”

她坚决地点点头。“对！”

阿 M 似乎不明白她的意思似的又问了一次：“你要我搬到你家去？”

“有什么不可以？”

他微微地笑了笑。“J. T 说得没错，你真是个奇怪的女人。你不怕别人说闲话吗？和一个男人同居或许没什么，可是我不是一般的男人，我是个同性恋你知道吗？这个世界的人会把钉上十字架的！”

“你怕？”

阿 M 又笑了，张旖旎总是问些别人想都想不到的问题。“我为什么要怕？该怕的人是你。”

旖倌微微一笑。“那不就得了？让他们把全世界的十字架都搬来吧！”

* * *

“你真的要让阿 M 搬到你那里去？”

“有什么理由阻止我这么做吗？”

“很多，不过我想你是不会听的。”毅柔无奈地望着她。

旖倌耸耸肩。其实做这个决定虽然有点冲动，但仔细想想却是正确的，不但是为了阿 M，同时也是为了她自己——有了阿 M，她可以减少很多的麻烦！至少可以减掉她最痛恨的那一件！

“以后工作室就要麻烦你了。”

毅柔蹙起了眉。“你这不会是告诉我，以后你连工作室也不想来了吧？”

“暂时不会常来，阿 M 出院之后我想多陪陪他，我让他搬到我那里去就是不希望他每天一个人胡思乱想的——”她涩涩地笑笑。“更何况你们不也一直叫我休息一阵子？这正是最好的时机，我和他都好好地休息一阵子不是很好吗？”

“旖倌……”

“你到底担心什么嘛？”旖倌轻笑着摇头。“如果你是担心阿 M 会伤害我的话，那你大可放心，现在的他就像一只小猫一样的无害！”

方毅柔无奈地摊摊手，她当然担心，她担心的不只是阿 M 会不会伤害她，她更担心他们将来会不会互相伤害，还有这个世界的看法！

这个世界是开放了，可是还没开放到可以接受这一切，旖倌的

特立独行将来总会造成伤害的！

最大的可能是：他们不但伤害了彼此，也伤害了他们周遭的人们。

* * *

阿 M 搬家的工程相当地简单，旖倭去替他收拾行李的时候，发觉他竟然收拾了四大箱的东西！其中有一大半是关于过去的，关于 J. T，关于他们曾共有过的一切。

J. T 用过的咖啡杯，穿过的心爱的衣服，他雕塑时用的工具，他们一起拍照的摄影机，他们居家的录像带……诸如此类的东西占了三大箱不止。她根本没给他反驳的机会，便将那些东西全一股脑儿地扔回房子里，房子的钥匙往她的皮包里一丢，只让他带走平常换洗的衣服。

阿 M 坐在她的车子里不停地往后看，他的过去似乎就这样轻易地被她扔在那间房子里，钥匙锁上的那一刹那，便真正成为过去——

“不要再看了，房子不会长腿追过来的。”

“有没有人说过你是个没良心的女人？”

“有。”旖倭淡淡地看了他一眼。“多的是，要是想记名字的话，我的脑子大概不够用。”

阿 M 终于转过身望向前方。“这样就真的可以忘掉了吗？”他用几不可闻的声音说着，眼里泪光盈盈。

“我没说要你忘记什么。”她开着车子轻描淡写地回答，尽量克制自己将车子往回开的冲动。

阿 M 看起来是那么地伤痛！让他离开那间有着 J. T 灵魂的房